

不愿她做未亡人

我倒吸一口凉气，事情有些麻烦了。

我没想过苏清河会来接我，因为我们吃宵夜的烧烤摊照理来说是在我和他家之间，他根本没来接我的必要。

就在我这么想的时候，苏清河继续说：「快开门。」

我说：「我刚在洗澡所以没听见门铃，你先去楼下车里等着，别给蚊子咬了。」

「你刚出来的时候不是洗过澡吗？怎么又洗？」

「因为念之老蹭我。」

「哦，那你还要多久？」

「我尽快。」

我挂断电话，心里快速计算了起来。

从这走路回去大约要十五分钟，到时候还要避开不能让苏清河看见，但以他平时喜欢照顾人的性格，应该会把车子直接停在我家楼下门口。

我飞快地走着，避开那些监控，幸好在路上遇到了一辆三轮车，我立即拦下三轮车，让它载我回去。

三轮车师傅开车的时候并不认真，抱着手机开开停停，遇到路口红灯了，就赶紧拿起手机看视频，上边是球赛的赛后解说，以及一些精彩视频的回放。

视频里女人笑呵呵地对男解说员说：「刘哥刚才太激动了，在踢出一比二决胜分的时候，你都喊破音了。」

男解说员回答：「当时也是没想到会再进一球……」

我没心情听解说，不耐烦地与三轮车司机说：「你能不能先好好开车？」

他哈哈笑着说：「等下啊，我先把这个视频看完，你看这七号踢球的时候裤子都被扒了，还是红裤衩笑死我了……输了比赛又露红内裤，他今晚肯定睡不着！」

我没有搭理他，继续想着接下来的对策。

回到小区，我看了看时间，距离苏清河给我打电话已经过去了八分钟。

我没有选择在自己家门口下车，因为我已经看见苏清河的车停在我门口，挡住了我的去路。

我提前下车，穿过了绿化带，来到了楼房后面，我家阳台就在这边。

情况危急，我努力不让声音太大，但还是要喊着说：「念之！念之！」

此时的我和苏清河隔着一栋楼，只希望他听不见我的喊声。

忽然，一个脑袋从阳台的栏杆探了出来，念之歪着狗头看我，哈赤哈赤吐着舌头。

我对它说：「买雪糕！」

「嗷！」

念之忽然欢快地叫了一声，飞快地窜走了。

虽然它听得懂一些指令，但那仅仅局限于单次指令。

「坐下」、「开门」、「去跑腿」，这些都是单次指令，狗的智商很难接受多次指令，所以我没有和它说开门这个指令。

我多么希望它的智商能知道，想出门买雪糕的前提是把门打开。

就在我这么想的时候，苏清河的声音忽然响起了：「念之！你去哪儿！」

只见念之的身影窜了出来，飞快朝着小区门口跑去，苏清河在后面追着，我的小姨子韩若雪也是着急地在后面跑：「快跟紧啊！它没栓绳，可别让它丢了！」

我长吁一口气，谢天谢地，它是一条知道出门前要先开门的狗。

趁着他俩离开，我赶紧避开了他们的行车记录仪，飞快地上了楼，脱下一身衣服藏在了阳台的洗衣机底下，毕竟我是养狗的人，狗喜欢在家里乱翻，只有洗衣机缝隙小，狗子钻不进去。

这身衣服不能留在家里，还是要找机会放外面去。

换好衣服后，我还是先仔细地检查一下有没有留下线索，确定没有以后，我才飞快地把洗发露和沐浴乳抹一大堆自己身上脑袋上，赶紧冲了个冷水澡。

等下了楼，苏清河跟韩若雪站在车旁，给念之喂着雪糕吃。

念之应该是热坏了，大口大口舔着雪糕，摇着尾巴表现得很开心。

我吃惊地说：「我就说门怎么开了，原来念之跑出来了。」

韩若雪摸着狗头，笑呵呵地说：「它大半夜想吃雪糕了，就跑到小店门口等着，多亏我和清河追出去看。」

我冷冷地说：「念之，我同意你去买雪糕了么？谁让你乱开的门？」

念之听出我的语气不对，也不敢吃雪糕了，它委屈地趴在地上，尾巴也不敢摇了。

苏清河劝道：「算了，它又不懂事。」

「随意乱开门，以后要是因为你遭贼了怎么办……」我打了一下念之的狗头，冷声道，「蠢狗！」

念之呜呜地叫着，眼里全是委屈和迷茫。

韩若雪连忙摸着狗头：「哎呀不要怪它了，它是做错了，以后你记得把门倒锁，重新好好教它嘛，你看它都委屈得不敢吃了。念之……以后就算贪吃也不可以犯错哦。」

我冷冷地说：「回去！」

我牵着念之的项圈，带它回到家中，忍不住摸了摸它的狗头：「乖孩子。」

狗不记仇，马上又开心地摇起了尾巴，对我哈赤哈赤吐着舌头。

我将念之锁在家里，然后下了楼，坐上了苏清河的车。

他发动了车子，疑惑地说：「怎么我连着两次来你家，念之都不拴绳就跑出来了？它平时也不是这么不听话的狗。」

我强壮镇定：「说明你们平时把它宠坏了，它仗着你们在就不听话。」

「这怎么是我们宠坏的呢……」韩若雪说，「主要是因为你这几天都窝在家里不带它出去玩，所以它发现我们来了就特别激动。」

我用眼角余光观察着苏清河，他说：「应该是的，狗毕竟不是猫，不能闷坏了。」

我松了口气，靠在椅背上问：「怎么突然来接我？」

「为了哄她，带她到附近买麻薯。这大半夜的，只有你家附近的甜品店还开业。」

「哦，走吧。」

苏清河开着车，韩若雪则是放起了欢快的歌，跟着哼哼唱唱。

我的小姨子韩若雪，每次看见她，都会有一种妻子还活着的感觉。

其实她俩虽然是双胞胎，但风格很不一样。

我妻子韩轻月温文尔雅，不太喜欢打扮，说话轻声细语，很少有什么兴趣爱好，休息日时总是喜欢捧着一本书阅读，或者去参加一些公益活动。她也有调皮的时候，但只会在我面前调皮。

韩若雪就不同了，她对谁都是大大咧咧的，追求时尚，像个小精灵那样有趣。读书对她而言是不可能的，她就喜欢拉着我们去看动作片、恐怖片、喜剧片，很没有女神形象。

苏清河的电话忽然响起，蓝牙电话让音乐立即断了，韩若雪委屈地说：「我正要唱到副歌部分……」

苏清河看了眼屏幕：「队长的电话。」

韩若雪更委屈了：「又要加班吗？」

「不一定。」

他接通电话，车内立即响起了男人的电话：「清河，在睡觉吗？」

「怎么了？」

「发生了一起入室抢劫案，目前受害者报警，犯罪嫌疑人重伤送往医院抢救，地址是宁兴花园 1 号楼 802 号房。」

我心里一惊，就是我刚犯下的案子。

「等下……你说嫌疑人重伤，受害者报警？」

「对，你要是有情况的话可以不用来，这边现场控制住了，弟兄们正在调查取证。」

「我在陪若雪吃饭，之前那案子破了，你说我明天可以休息一天，我今晚就没早睡想陪她。」

「那你还是别来了，免得这丫头到时候又要咋咋呼呼的。她和她姐就是不一样，你看她姐老公以前是交警队的，人家队里都叫她女神。再看你家若雪，队里都叫她狗崽子。同样是姐妹还同一个模样，就你家的天天事儿逼……」

苏清河开着车，用力地吞了口唾沫：「队长，我在开车公放，她坐在我旁边。」

「你先别来了！看抢救情况再决定叫不叫你！」

那边立即挂断了电话，韩若雪微笑地看着他：「不去加班吗？你不是你们队里的王牌吗，有案子不叫你去？」

「先……先不去，看情况而定。」

「嗯呢，那我这个狗崽子和事儿逼的结合体能继续听歌了吗？」

「你别在意，队长他瞎说的。」

「下次我再找他算账！」

我开始回想刚才的案件。

爬进窗户后，我特意将螺丝和铆钉都收进了口袋。

那双鞋子我特意擦过，还有我爬进窗户时，都是尽量用手肘，而且故意用身体衣服摩擦过窗台。

还有木棍和脸盆，我也都擦拭过指纹，就连关上浴室的水龙头时，我都记得顺手拿毛巾擦两下。

应该是不会留下线索的。

来到摊位坐下来后，苏清河给我倒了杯饮料，他忽然问我：

「正好今晚聚在一起，不如你仔细和我说说，范正豪出事前，你具体和他聊了些什么东西？」

韩若雪当场不乐意了：「狗！真狗！苏老狗！说好一起吃饭，你没在那边加班，却在这儿加班？」

苏清河严肃地说：「目前陈识依然还是范正豪失踪案的嫌疑人，我希望能证明他的清白。」

我随口说：「我就是让他不要再犯了，希望他珍惜这次代价。」

韩若雪突然拍了下桌子，气呼呼地说：「不是有消息说他离开前喝了酒吗？他撞死了我姐姐，却根本没有学会教训！我看他最好是半路出事才好，最好是开车坠落悬崖摔死、掉进大海淹死、撞断电线杆然后被电线杆压死！我真不明白你们为啥要找那样的人渣，最好找到他的时候，他是一具尸体！」

韩若雪气得把脸鼓起来，苏清河忽然伸出手，在她的脸上戳了一下，韩若雪气得挥手：「不让你戳！给狗戳都不给你戳！」

她又鼓起脸，苏清河忽然转头问我：「方便把念之带来一下吗？」

韩若雪没忍住笑了，此时老板上了菜，一大盘的烤串。

她忽然表现出神秘兮兮的样子：「快吃哦，记得细嚼慢咽，说不定会有惊喜哦。」

惊喜？

我看了一眼铁盘，上边的签子都对着韩若雪的方向，只有一串烤大腰子对准了苏清河的方向。韩若雪特意推了一下盘子，将

那串腰子推到他面前。

很明显，这腰子是有问题的。

我们吃了起来，却没有人去动那串烤大腰子。

韩若雪有些着急，忍不住对苏清河说：「你看你老是加班，吃点腰子补补，我老觉得你肾虚。」

苏清河哦了一声，伸手去拿比较远的腰子，韩若雪又急了：

「哎呀你面前就有一串腰子，你为什么不去动它？」

「感觉有诈。」

「你给我吃这串！」

韩若雪气呼呼地把腰子递给苏清河，他只好小心翼翼地咬了两口，然后吃出了一个戒指。

「哎呀，想不到你吃个饭连戒指都准备好了……」韩若雪立即『做作』得满脸羞涩，「既然你那么有诚意……那……那好吧！」

她牵起了苏清河的手，笑嘻嘻地说：「娶我吧！领证吧！」

苏清河不慌不忙地把戒指放在桌上，他平静地说：「第一，你知不知道戒指塞烧烤里很烫嘴？」

「我……我以为你吃之前会呼呼嘛！」

「第二，什么人会把戒指放在腰子里求婚？」

韩若雪立即满脸委屈：「那能怪我吗？以前我也是放在蛋糕里或者饺子里的，谁知道你每次都拒绝。我就想你不爱甜品，但是挺喜欢吃腰子嘛，于是就……」

我被他俩逗乐了。

心情也好了一些。

苏清河轻轻地说：「我不是拒绝你，我只是希望能再缓缓，我还没做好准备。」

「我懂了，你就是想玩弄我年轻的心灵和身子……」韩若雪撅起了嘴，「你就是想等哪天玩腻以后，你再去找个新的小妹妹！」

我没插话，我知道韩若雪经常和苏清河各种花式求婚。

他们在一起很久了，整整有八年。

她此时表面上用调皮的语气说话，但心里肯定是不满的。

但凡一个女孩能有点退路，就不会做出把求婚戒指塞进烤大腰子这种事。

苏清河很温柔地捧着韩若雪的手，轻声说：「我对你的爱从未改变过，只是我确实还没有做好准备。你再等我想想，等我做好准备了，我会主动和你求婚。」

他还在说话，电话却又响了起来。

他接起电话听了两句，紧紧皱起了眉头。

原本韩若雪还在生气，但看见他的表情，立即说：「还是要加班吗？你先多吃点再去吧。」

苏清河依然紧皱着眉头，他没理会韩若雪，而是转头问我：「你刚才回去之后，一直在屋内？」

「对，怎么了？」

「有什么能证明你在家？」

我陷入了沉思，韩若雪则是问：「干嘛突然质问姐夫？就算你要问的是那范正豪的事情，也不该现在质问他吧？」

苏清河说：「刚才我队长打来电话，犯罪嫌疑人没救过来，在医院死了。而且查明了死者身份，就是刘东凯……据报案者说，她当时受到刘东凯的入室抢劫，是一个陌生男子闯入屋内攻击了刘东凯。你刚才与他发生过矛盾，我想问清楚你刚才都在哪儿。」

我说：「就因为我和那种人渣发生过矛盾，所以怀疑到了我的头上？像那种败类，与他有矛盾的人应该不在少数吧？」

「你知道这种话对警察而言没有意义，我只想问你有没有不在场证明。你说你都在家里，那你如何证明自己？如果不能证明的话，希望你能跟我回局里接受调查。」

韩若雪吃惊地说：「你疯了吧！姐夫现在不是跟我们一起吃宵夜吗？而且我们过去的时候他还在洗澡，你把人家叫出来吃宵夜，现在还要带他去接受调查，你干的是人事吗？」

苏清河严肃地说：「我的本意并不是想调查，而是想证明陈识的清白。」

我对韩若雪说：「没事，这是他应该做的。」

苏清河问：「陈识你告诉我，刚才我们分开的那段时间，你到底在什么地方？」

我说：「我躺在家里陪念之。」

「这不是不在场证明，念之没有办法做你的证人，还有没有其他的不在场证明？」

我回想起三轮车师傅拿着的手机，随后道：「看球赛。」

「什么球赛？」

「省台的省内大学生足球联赛。」

「你现在不准动你的手机……」苏清河查了一下自己的手机，随后说，「比赛中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东西？」

我说：「7号进攻的时候很有趣，敌方想要防守，却不小心把他的裤子扒了下来。我当时没忍住笑了，因为他穿的是红色内裤，我还和念之嘟哝了一句这家伙本命年。」

「两队比分是多少？」

「一比二。」

「还有呢？」

「没了，整场比赛其实挺无聊的，我边看边陪念之，没有用心去瞧。如果说还有什么要记着的，那就是踢进决胜球的时候，当时那个男的解说员都喊破音了，感觉喊得挺歇斯底里。」

「唔……这个要等我看了重播才能知道。」

韩若雪不耐烦地问：「可以了吧？姐夫都说了这么多，难道还不能证明他在家看电视？」

苏清河严肃地与我說：「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接下来你把手机交给我，我要去你小区查一下监控录像。」

「哦，随意。」

「那与我走吧。」

韩若雪问：「我们不吃了吗？」

「不吃了，我先去陈识的小区看看，然后再去现场，你打包回去吃，记得早点睡。」

「哦……」

韩若雪有些失望地低下头，拿出了消毒湿巾，小心翼翼地将那戒指擦擦。

我了解她，估计不出几天的功夫，这个送不出的戒指又要被她拿来求婚。

我坐上了车，等车子启动后，我对苏清河问：「这是她第十次求婚了吧？」

「第十七次，她在你们看不见的时候也总求婚。」

我交出了自己的手机：「你自己的戒指呢？」

他开着车，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盒子：「从来都放在身上，她喜欢丢三落四，老在家里翻东西，我怕放家里迟早有一天被她发现了。」

我打开小盒子，里面躺着一枚精美的钻戒。

韩若雪从来不知道，苏清河早已准备求婚了。

那是他存了好久的奖金买的。

记得刚开始时他很不好意思，来求助我和妻子帮忙挑选，毕竟是双胞胎姐妹，找她挑选会更有效果。

当时戒指有些贵，是他不能承担的价格，我们提出借钱给他，他却很一本正经地和老板谈，希望能分期购买。人家老板不乐意，他就把钱先存在老板那当预订，说等存够了钱来拿。

之后他每次发奖金，都会偷偷和韩若雪虚报工资，一点一点存着，终于买了下来。

可买下来之后，他却从未把戒指交出去。

我问他：「戒指买了这么多年，为什么还不求婚？」

苏清叹了口气：「没做好准备。」

「怎么说？」

「有阵子是打算求婚的，然后发生了些事情，我从未和若雪说过。」

苏清河小心翼翼地收起戒指，继续说：「有次我错过了她的生日，你还记得吗？」

「记得，你当时出任务去了，要跨省去抓人，那时候把她气得不轻。不过还好，她一直很支持你的工作，生气也只是嘴上说说。」

苏清河苦笑：「其实那次我根本没出差……在求婚的前两天，我们突然要紧急出动，本来是一队那边查个案子，谁知道顺藤摸瓜查到了制毒窝点。毒贩子往往最极端，我们不清楚他们的具体人数，决定立即全体出动。」

警察抓人是这样，尽量采取人海战术。

通常在出任务时，会提前做好人数高于犯人数倍的准备。

因为不能让犯人有机会逃跑，而且人数要是不够多，往往警方容易发生伤亡事件，那是谁都不愿意看见的。

有时候看到英勇警察牺牲，大多都是突发状况，在准备不够完善的情况下遇见了罪犯。那对于警方和社会，都是极其悲痛的事情，所以捉人通常采用人海战术，那可不是简单的一加一等于二。

我问：「结果如何？」

苏清河轻声说：「敌人可能持有危险武器，当时要有人去砸开大门，那是最危险的任务，由特警队打先锋，我们则是封锁各个通道出入口，以及为他们做掩护。那些犯罪分子躲在一个农村小屋，大家都把目光聚集在小屋上，我却发现了村外道路旁一处老式茅厕不对劲。」

「怎么不对劲？」

「我看见有人从里面出来，那老式茅厕最多只有两个坑位，却有四个人从里边走出来，我觉得不对劲上前询问，却遭遇了犯罪分子的枪械袭击。原来他们早已经挖了简陋的地道，一群人也不嫌脏，从茅厕里边爬出来。」

他开着车，表情变得有些扭曲：「我们开启了一轮枪战，可当时是在山路上，我们连车子都开不上来，仅有的防护都给了打先锋的队伍。犯罪分子利用茅厕进行掩护，我的二队却身处在空地之上，四周只有野草，连棵树木都没有！」

我心里一惊，完全可以想象出当时的绝望。

「我们没有逃，一边呼叫支援，一边仗着人数多进行火力压制。可毕竟没有防护，你敢相信吗？他们连手榴弹都有。虽然只有一枚不知年代多久的手榴弹，但我永远忘不了那个场景。你记得以前我们队的小叶吗？他才毕业一年多。我亲眼看着他被炸掉了半个身子，他满身是血在地上爬，肠子都掉出来了。他和我说……他说队长，好痛啊，送我去医院好不好，我不想死……」

我咬着嘴唇，总觉得仿佛被什么揪住了心。

苏清河呢喃着说：「我没能送他去医院，我只能对着对讲机骂脏话，让支援他妈的赶快来。我看着他们倒下，说出来不要笑，我当时甚至想躺在地上装死。可我没有，我知道戴上警徽的责任，我告诉自己要冷静，但共事的战友一个又一个倒了下去，我明明想装死，却还是冲了上去。我当时的想法很极端，我想这些人是我发现的，是我害了大家，还不如用我的身体去挡子弹，只有这样才能赎罪。」

我问：「结果呢？」

「结果我冲上去的时候，那瞄准我的犯罪分子被爆头了，原来是特警队赶来了。很可笑吧？我们豁出了性命冲上去，最后我们没有击毙任何一个犯人，全是特警队击毙和拿下的。」

我摇头说：「不可笑，人们电视看多了，总以为警察很能打，其实大多数警察也只是普通人，也只是血肉之躯。你们和特警队毕竟不同，装备的差距摆在那儿。」

苏清河说：「局里也说不清我到底是功是过，是我发现了那些犯罪分子，让他们没能借助暗道逃走。可我带的队却死伤过半……我当时真的不计较功与过，有人来安慰我，让我不要太自责，可我就是忘不掉他们的脸。一个个活生生的人，却就这么倒下了。那时我没去出差，我躲在宾馆里，就忍不住哭，一直掉眼泪，谁也不想见，谁也不想说。」

我问：「我怎么没听说这件事？我一直以为你当时真的去跨省出差了，我是有从其他交警那耳闻一些消息，听说二队出过事，但想到你不在，还为你庆幸过。」

苏清河苦笑道：「是我拜托队长帮我瞒着的，我说案件反正解决了，我的那部分除了汇报上头要仔细，其他渠道不要那么详细好不好？别清清楚楚写出刑警二队苏清河，就概括为某警员好不好？他同意了……我不想让你们知道，我怕若雪会吓坏。」

我叹气道：「你辛苦了。」

他说：「那件事以后，我们有去慰问同事家属，看着他们的家人悲痛欲绝，我才明白了这份工作究竟有多么沉重。我开始害怕，你看若雪总是吊儿郎当的，其实心思比谁都细腻。如果我和她求婚了，如果她答应了，然后我没了……我又怎么忍心让她做一个未亡人？」

「所以你就一直没求婚吗？」

「对，我一直做好了为国捐躯的准备，却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她。以前我出任务的时候，虽然会紧张会严谨，但是从来没害

怕过。现在我出任务会害怕，因为我知道若雪在等我回家。」

我深吸一口气。

未亡人。

我又何尝不是个未亡人？

我说：「你迟早还是要和她摊牌的，你们在一起八年了，你也看见她有多着急。这丫头容易害怕，你拖得越久，她就越害怕。你总说等你做好准备，可你到底什么时候才做好准备？」

苏清河说：「其实自从轻月出事后，我开始更害怕这种事。我看见了你是如何堕落的，也看见了你的悲痛难过。再缓缓吧……也许某天我就想通了，其实不瞒你说，我想调离前线了。她总觉得我要离开她，可其实我比谁都想守护她。」

「调离前线？在你身处刑警队立下这么多功劳的前提下？」

「嗯，我想去坐办公室了。这些年来抓了不少犯人，有时候回望一下，觉得自己做得真的很多很多。也许我是个没出息的人，我想为了若雪歇一歇。以后朝九晚五，好好和她相伴。」

我轻声说：「你不是没出息的人，你做得够多了。」

苏清河停下了车：「先调查你再说，我们到了。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我想顺便去你家坐坐，查看一下情况。」

「你不急着去现场？」

「那边有同事控制取证，你是我重要的朋友，我想先证明你的清白。只要连我都查不出什么，别人自然也怀疑不到你头上。」

我立即有些紧张——作案时的衣服可还藏在我家里！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